# 写春联

□ 庐江 高申杰

春联属于对联(也称楹联)的一种,是在迎接春天的节日——春节时写的联语。写春联的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过春节的时候就有悬挂桃符习俗,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和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板上。据《宋史·蜀世家》记载,五代蜀主孟昶每岁除,均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公元964年),学士辛寅逊撰词,题桃符,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今年大年三十,儿子儿媳驱车百余里,将我从乡下小镇接到合肥,在儿子家过年。他们的小区和他们家的那层楼,家家户户都清一色贴着印刷春联,一种倦怠油然而生。到我儿子家门口,我眼睛一亮,恍如幸遇幽谷奇葩。我驻足流连,阻止他们立即开门,一双昏花老眼流连在紫檀门扇的一副春联上。儿媳告诉我,这是她的学生写的,上联是“冬去红梅笑飞雪”,下联是“春来绿柳舞和风”。笔迹虽显稚嫩,但蕴藉着秀气和心气,令人赏心悦目,给人璞玉浑金的纯美感。现在人,一味享受打印、复印、扫描之类新科技带来的便捷,却忘了动手写字的溯源,致使写毛笔字的人少之又少,寥若晨星。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常听到这样的叹惋:“拿笔忘了字。”这种现象即将成为普遍或许已经成为普遍现象。长此以往,中华文字瑰宝将有逐渐丢弃和失色的危机。

我感觉,写春联,是写心愿,写希冀,写祝福,写信心,也是在写个性和才气,那种快慰、浩然、汹涌、磅礴。我第一次写春联是小学六年级时。某年春节前,父亲托村里唯一一个识字的远房二叔在几十里外的街镇买了两支一大一小的毛笔,和一块窄窄长长的墨。墨要砚研磨,不知是落后的农村买不到还是家人没钱买,在土里挖了一个破碗碗底当砚使。父亲一手压碗底,一手捏墨条,使劲研用力磨,磨出的水不乌,黑不黑灰不灰。众目睽睽之下,我像个明星,也像个技工,拿着刀片细心裁。裁好后,摆开架势,端坐桌边,枕着胳膊,一笔一画细心写,惴惴不安的心潮与墨水一起流淌。一间堂屋,像是礼堂,聚集许多人,亲房的叔叔婶婶姐姐妹妹,还有远亲近戚、左邻右舍,虽然都是文盲,但无不专心致志、目不转睛。

一副春联写成之后,妈妈问二叔写得怎么样,二叔连声“好”,还夸我将来一定有出息。这一来,围观的人都默默跑回家拿来红纸,还带来犒赏品——米搵糖果。一时间,米搵糖果积得很多,有圆形的,有块状的,有纯炒米糖稀的,有炒米夹花生瓣的,有炒米混芝麻的,香香甜甜脆脆。我第一次享受自己挣的果实,第一次享受别人赐予的尊重。妈妈乐得容光焕发,小心翼翼地替我按纸头,还不时地轻声叮嘱:“小心写,别错了。”

那次动笔,我写出兴趣,写出信心,写出心得。平时常在一些废弃的纸片上练写毛笔字。后来村子几十户人家每年的春联全由我包揽。越写越熟练,越写越技巧,由枕腕呆滞刻板,到提腕悬腕纵横驰骋;由一笔一画涂鸦,到落笔运笔收笔、横竖曲直、结构间架、粗细浓淡均有讲究,在小小区域内收获了不少赞誉。

现下,除了极少数青少年还能享受写春联的乐趣,绝大多数都没有那运气了。图省事,到商店随意买上几副春联往门上一贴了事。设若,大家都与毛笔绝缘,那么,写毛笔字的功能就会迅速衰变、退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国粹就有丢失危险。一些书法巨擘大家,虽然不全是靠写春联练成的,虽然也不全像东晋时有名的大书法家王献那般用功写干十八缸清水,但是,他们初始时及锋而试、触机便发是会有的,他们平素勤学苦练,对毛笔字不舍不弃、痴迷诚笃是肯定的,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人写春联的条件与过去相比,有着难以比拟的优势。现在人有钱购买也能买到那些“尖、齐、圆、健”的“四德”狼毫毛笔,买墨迹光亮、书写流畅、浓度适中、易干耐水、不褪色不激纸的上乘墨汁,买色泽鲜艳、纸质厚润的“万年红”宣纸。这诸多优越,再配上龙飞凤舞的好字,那么,定会给人也给自己带来视觉的美妙享受。

由己及人,我揣测,那个小朋友当时在给老师写春联时,一定很认真,也一定很兴奋、很自豪、很陶醉。这小朋友的老师——我的儿媳,她自己就有一手俊秀飘逸的毛笔字,之所以将家庭主门的春联特意交给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写,其良苦用心显而易见:激励培养兴趣。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首宋代王安石的《元日》,道出了写春联贴春联迎新春的阳光心态和喜悦心情。陈曦如小朋友和更多的青少年一定会让千百年新桃换旧符的传统习俗源远流长,喜欢春联,喜欢写春联,让中华文化这种特有的艺术生生不息,使这一中华文化国粹永远绽放异彩。

# 与狼对峙

□ 合肥 日月

1982年深秋,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皖东南京军区训练基地开展全训,我也随团机关一起来到了驻训点的张家湾。

这一训练基地,地处皖东腹地,方圆近百余公里的丘陵,四处荒无人烟,春天时满山遍野的山花争艳,杂草丛生;夏日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滚烫滚烫;秋季来临时,一片金黄色的山野,格外秀美;严冬季节北风呼啸,白雪飞天,滴水成冰。这儿不仅四季分明,而且野兽特别的多,有狼、野猪、穿山甲、狐狸、刺猬……也有野兔和蛇,每次我下连队采访时,总是随身携带一根棒子,一边走,一边用棒子在草丛里划来划去,生怕一不小心一脚踏到蛇,或躲藏在草丛中的其他动物。

驻训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团部驻在山沟沟里,团部食堂每周只出去买两次菜,买菜得跑到三十多公里外的张八岭镇上的一个菜市场。春秋冬三个季节,还能吃上点新鲜鱼、鸡和猪肉之类的,可是一到夏天,早晨去买菜到中午才能回来,买的鱼呀、肉呀全变臭了。有时为了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也会去捉些蛇、野兔、刺猬……好好美餐一顿。那时,以团部为中心,部队与团部都相差二三十公里,要下部队采访,全靠两条腿走路。一般下部队采访,都得两三天才能回来。

这年严冬的一天,我到三营小白庄去采访,突然下起了大雪,我怕雪一下大,山路一旦被大雪覆盖,就一连几天回不了团部了。于是,我连忙合上采访本,跑到营部食堂拿了几个馍头,往口袋一装,就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子,急匆匆地往回赶,还没走出一二里路,山路已转眼间被暴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眼前如昼,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坡,哪儿有坑,我手持棒子一点点地往前趟着,小心翼翼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慢慢移动着步伐,一不小心,就摔倒在雪地。饿了,我就一边啃着冰冷而坚硬的馒头,一边从地上抓上一把雪往嘴里塞;冷了,就用棉帽、棉大衣把身上裹得严严实实……

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走了多远,我完全凭着感觉,凭着毅力往前走,有时还得连滚带爬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身后七八米的地方,有一个动物一直紧随着。我走快,它也跟着走快;我走慢,它也慢;我停下,它也停下……开始时,我还以为是一只野狗,并没当作一回事,我还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可没走几步,忽然从身后传来一阵粗粗的呼吸声,这呼吸声一传到耳边,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慢慢转过身来,定神一看,跟在身后的果然不是条野狗,而是一匹狼。顿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停住脚步,转身对着它。这时,就见那匹狼两眼发出蓝蓝的光亮,张着大嘴,舌头还不时地忽忽往外一伸一伸的,特别令人毛骨悚然。我十分警觉地把手中的棒子握得紧紧的,以防它乘我不备,突然发起袭击,我和狼就这样紧张对峙着,对峙着……

猛然间,我想起狼是怕火的。于是,赶紧掏出火柴和口袋里的笔记本,想点燃笔记本,可火柴在寒风和飞雪中怎么也划不着。狼也许是见到火星,也许是通了人性,也许是见我一身正气,也许是邪不压正,也许是独狼胆怯……过了好大一会儿,狼却调头走了。

狼是走了,我却被刚才的那一幕,吓得双腿有些发抖了,胆量瞬间也变小了。我一边走,一边唱着歌,自己给自己壮着胆。直到凌晨2点多钟,才回到宿舍。

这事虽过去几十年了,但我至今难以忘怀,记忆犹新。我时常是这样想的:大凡做人做事得要有狼的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敏锐嗅觉,要有狼的那种善于捕捉机遇的品格,更要有狼的那种执著进取和不屈不挠、不轻言失败的狼性。



# 不 算

□ 北京 刘学升

闲来,偶录一诗:江南梅雨腻,伤感思愁季;潺细红花爱,却被风算计。吟罢,心有感触。

尚在娘胎,便遭人算:是男,是女?不由自己。

一声啼哭,你我出世。怎知一生,离不开算。

算他人,被人算。若不算,难上难。

有人算,何时上学,何时毕业,小学,中学,大学……再算算:仍需拿取多少证?

有人算,何时入仕,何时提拔,科长,处长,局长……再算算:如何继续往上升?

有人算,何时经商,何时挣钱,百元,千元,万元……再算算:还能舀得几瓢金?

算、算、算,有人乐,有人烦。

算得成功,高兴欢喜。人逢喜事精神爽,花枝乱颤。却没算,花开花落终有时,易招嫉嫌。

算得失败,沮丧叹息。山雨欲来风满楼,憋屈若残。却没算,有人识得个中味,利于保全。

可曾算,琐屑杂事,方下眉间,又上心头?可曾有,算天算地,算来算去,算到自己?

算似一张是非恩怨无形网。被束缚,难挣扎,穷奈何。不能对月高歌,不能海阔天空。顿然醒悟,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富贵名利漂浮如云,短似春天黄粱一梦。

喜欢柔暖和谐算——

儿女远游。父母算,何时回?倚门盼归,意切切。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含辛茹苦,年年岁岁。

父母年高。儿女算,怎报答?赶紧尽孝,莫犹豫。珍惜人间儿女情吧,懂得反哺,免生后悔。

惧怕伤人害己算——

西汉。画工毛延寿,财迷心窍算昭君,颜色掺假失颜色。终落得,美女远嫁塞外,小人刀下做鬼。

南宋。秦桧与王氏,东窗密谋算鹏举,风波亭里起风波。终落得,忠臣平反昭雪,奸佞铁铸长跪。

凡事应自然,欲取莫强求。时刻算计,心思挖空。糊涂难得,盲目者众。唯有平淡,反而轻松。

闹市喧嚣,人潮熙攘,虽冠冕堂皇,却流光易抛。我梦想,做隐者。幻念简布素衣,落日人家,清风明月,白墙黛瓦。乡土袅袅起炊烟,引我回归草木间。每日,手持书卷,山水相伴,旷达释然。抑或,执手佳人,低眉浅唱。静观秋水,举望流云。品酒赏花,吟诗听曲。一世情长,江湖两忘。

哦,不算,不算。唯愿时光慢度,隐逸飘然。即使茶粗饭淡,不彷徨,心亦甘。